

名家 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В ЛЮДЯХ

在人间

苏 高尔基/著 李蟠/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名家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В ЛЮДЯХ

在人间

苏 〉 高尔基 / 著 李 贻 / 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人间 / (苏联) 高尔基著; 李蟠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9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4辑)

ISBN 7-104-02153-1

I. 在… II. ①高…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4939 号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4辑) 在人间

策 划: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 者: [苏联] 高尔基

译 者: 李 蟠

责任编辑: 赵 莹

执行编委: 马 跃 王慧川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 李庆伟

美术编辑: 杨玉萍

插图绘制: 张岩锋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010-84002504 (发行部)

传 真: 010-84002504 (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60mm × 980mm 1/32

印 张: 157

字 数: 4021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153-1/I · 854

定 价: 103.00 元 (全 1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全译插图本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编委会

主编：季羡林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叶廷芳 叶渭渠 李文俊

李玉民 刘文飞 吕同六

许渊冲 宋兆霖 杨武能

罗新璋 林一安 柳鸣九

郭宏安 高中甫 高 莽

倪培耕 董衡巽



高尔基像

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1906年写成长篇小说《母亲》，标志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因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政权，受到列宁的批评。1931年，开始《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但没有最终完成。1936年，因病与世长辞。

高尔基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众多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和诗作等。

内 容 提 要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它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俄罗斯 19 世纪 70 ~ 80 年代的社会生活所描绘的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卓越的艺术珍品。

作品中的主人公阿廖沙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炼后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艺术典型。

《童年》反映了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的岁月。其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阿廖沙 11 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外祖父也破了产，他无法继续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当过学徒，也在绘图师家、轮船上做过杂工，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在轮船上当洗碗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直的厨师斯穆雷，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读书，激发了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

心。五年后，阿廖沙怀着进大学的希望准备到喀山去。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作品讲述了阿廖沙在喀山时期的生活。16岁那年，他背井离乡，到喀山去上大学。梦想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同流浪汉接触，和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知识分子交往，进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他经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主要人物表

- 阿廖沙** 书中主人公。四岁丧父，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在外祖母的呵护和外祖父的毒打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十一岁走上社会，既做过鞋铺的学徒、轮船上的洗碗工，也做过杂工。别人都在谈论金钱和女人，他却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坚持读书。经过几年艰苦生活的锻炼，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卡什林** 阿廖沙的外祖父，小染坊主。生性乖戾、吝啬、贪婪，他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经常打骂妻儿和幼小的阿廖沙。这些恶习在染坊破产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 阿库林娜** 阿廖沙的外祖母，性情温和、善良，对阿廖沙百般疼爱，经常给他讲一些优美的童话故事。染坊破产后，她靠乞讨养活两个无所事事的儿子，最后贫病而死。
- 斯穆雷** 厨师。身材魁梧，力大无比，为人正直，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却非常喜欢读书，在他的帮助下，阿廖沙开始读书，并坚定了他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决心。
- 纳塔里亚** 洗衣女工。身体结实，牙尖嘴利，思想浅

薄,她为了女儿将来能嫁个有权势的人,将其送入中学。女儿的不孝使她彻底绝望,不得已靠“卖裙子”来维持生计。

格里戈利

染坊的老长工。为人随和、忠厚老实,个子很高,身材瘦削。阿廖沙通过和他交往,逐渐学会了积极的生活。

伊万

学徒,外号“小茨冈”。善良乐观,非常聪明,也深受外祖父的喜爱。一次,他和阿廖沙的两个舅舅一起抬十字架,绊了一跤,结果被沉重的十字架砸伤致死。

目 录

一		1
二		23
三		41
四		55
五		88
六		105
七		117
八		135
九		153
十		172
十一		196
十二		217
十三		244
十四		260
十五		278
十六		293
十七		310
十八		329
十九		346
二十		361

我来到人间，在城^①里正街上一家“时髦鞋店”里当“小伙计”。

我的老板，是个圆圆脸蛋的矮个子。他有一张毫无特色的棕褐色脸，一口绿色的牙齿和一对脏兮兮的水泡眼睛。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常常做鬼脸。

“别做怪相。”他的声音很低，但语气非常严厉。

令人不快的是这双浑浊的眼睛居然能够看见我！说它能看见，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也许老板只是在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了，别做怪相。”他的声音更低了，两片厚实的嘴唇，几乎没有动弹。

“别挠你的手，”他干瘪的低语，好像爬到了我的身上，“你是在正街上一家第一流的店子里干活，这一点你得记住！小伙计就得像雕像那样，站在店门口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也不能不挠我的手，因为我的两只手直到胳膊肘都布满了红斑和脓疮，疥癣痒得我实在难忍。

“你在家是干什么的？”老板一边仔细察看我的两手，一边问道。

我回答的时候，他不停地摇晃着他那个紧贴着灰白头发的圆脑袋，气呼呼地说：

“捡破烂，这比要饭还差，比偷窃还不如。”

我却不无骄傲地说：

“你知道，我还偷过东西呢！”

① 指作者的故乡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后改为高尔基城。

他当时把一双手放到小柜台上，活像一只猫伸出它的爪子，一对空虚的眼睛惊恐地盯着我的脸，压低声音说：

“什么？你当过小偷？”

我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

“好啦，我们认为这是小事。要是你偷我的鞋子或者钱，那我就送你坐牢，一直坐到你长大成人。……”

他说这话时态度很平静，但我却吓了一跳，因此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

除开老板之外，在这个店里做生意的还有我的表兄弟萨沙，雅科夫舅舅的儿子。另有一个生着一张红脸庞的老店员。他是一个很机灵、很会兜揽生意的人。萨沙穿一件淡红色的礼服，一件胸衣，一条散腿裤子，系着领带。他的样子骄傲得很，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把我领到老板身边，请求萨沙帮帮我、教我干活时，他神气十足地皱起眉头，警告我说：

“必须要他听我的话才行！”

外祖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硬要我低下头。

“你要听他的话，不论年龄还是职务，他比你大……”

萨沙瞪着两只眼睛，教训我说：

“你要记住外祖父说的话！”

打从第一天起，他就开始热心地充分利用他比我大的优势。

“卡什林，你别老瞪眼珠子。”老板常常劝他。

“我一点也没有瞪，老板。”萨沙低着头回答，但老板揪住他不放：

“你别耍牛脾气，顾客以为你是头公山羊呢……”

老店员很恭敬地笑着，老板难看地撇着嘴，萨沙则羞得满脸通红，躲到柜台里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话，许多话的意思我也不懂，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在说外语。

一旦进来一位女顾客，老板就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摸摸

胡子，把甜蜜蜜的微笑挂在脸上。这笑容虽然使他的两颊罩上皱纹，却没能改变他的瞎眼模样。老店员挺直身子，把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腰上，他的手却恭恭敬敬地悬在空中。萨沙胆战心惊地眨巴着眼睛，竭力把鼓起的眼睛藏起来，我则站在店门边，不声不响地挠手，注视着他们卖东西的规矩。

老店员跪在女顾客的面前，令人惊讶地叉开手指，给女顾客量鞋子的尺码。他的两手抖个不停，非常小心地碰那女人的脚，好像生怕弄断她的脚似的，其实那只脚胖得很，活像一只瓶口朝下倒放着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一个女人竖起一只脚不停地抖动，缩起身子说：

“哎呀，您弄得我多痒啊……”

“太太，这是出于礼貌。”老店员赶紧热情地解释。

他贴在女顾客身上的模样真好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转身对着玻璃门，但又忍不住想看 he 做生意。老店员的手法确实逗得我发笑，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那么彬彬有礼地叉开手指，那么灵巧地把鞋子穿到别人的脚上的本事。

有时候，老板从店里走出来，走进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把萨沙叫进去，老店员于是就同女顾客面对面地留下来了。有一次他触到了红头发女人的脚，然后把手指撮起来，放到嘴上吻了一吻。

“哎呀，”那女人惊叫一声，“你真是个顽皮的家伙！”

他却鼓起腮帮，痛苦地说道：

“唔！！”

这时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怕笑得倒下来，便把身子倚在门把手上，结果把房门打开了，我脑袋碰到了门玻璃，把玻璃也碰破了。老店员对着我直跺脚，老板用他沉重的金戒指敲我的脑袋，萨沙则使劲揪我的耳朵。傍晚我们回家的时候，他狠狠地教训我说：

“这么干会把你赶走的！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接着他就解释说：“如果店员能得到太太们的赏识，那生意就好做了。”

“那女人本来是不需要买鞋子的，可只要能看看招人喜欢的店员，她肯定会来多买一双的。可你却这么不懂事！真拿你没办法……”

这话伤了我的心，谁也没有关心过我，他就更不用说了。

每天清晨，那个多病而又爱生气的厨娘，总是在叫醒萨沙之前一个小时就把我叫醒。我就得把老板夫妇、老店员和萨沙的鞋子和衣服刷干净，给所有的炉子弄来柴火，洗干净装饭用的提盒。到了店里以后我就擦地板，掸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送货上门，然后回家取饭菜。这时，我站门口的工作就由萨沙来代替，他认为这有失他的尊严，于是就对我破口大骂：

“笨手笨脚的东西，让人家给你干活……”

我觉得枯燥乏味，心情不好过。我本已习惯于独立生活，从清早到深夜在库拉维诺的砂土街道上，在浑浊的奥卡河岸上，在田野和森林里生活。我的外祖母不在这里，所以我既没有伙伴，也没人可以谈话。而生活却向我露出了它难看的一面、虚假的一面，惹得我很生气。

经常有女顾客什么东西也没买就走了的。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受到了委屈，老板马上收起他甜蜜的微笑，命令说：

“卡什林，快把货收起来！”

接下去就破口大骂：

“呸，跑到这里来闲荡啦，母猪！这蠢货坐在家里闲得发慌，就来逛商店。她要是我老婆，我可要狠狠地揍她一顿……”

他老婆，一身消瘦，黑眼睛，大鼻子，常常对着他跺脚，大声嚷叫，把他当仆人对待。

往往用甜言蜜语、彬彬有礼的鞠躬把一个熟悉的女顾客送走以后，他们就不知羞耻地说那女人的坏话，惹得我恨不得赶紧跑到大街上，追上那女人，把他们所说的坏话，一五一十全告诉她。

我当然知道，一般地说，人们总是好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的。不过这些人议论人家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谁承认过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他们是奉命来审判世人似的。他们忌妒许多

人,从来没有夸过任何人,而且知道每个人的短处。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她两颊红通通,两眼亮晶晶的,披一件天鹅绒的斗篷,配着一个黑色的毛领子,她的脸庞高耸在毛领子之上,好像一朵奇妙的鲜花。她解下肩上的斗篷,把它交到萨沙的手上。她显得更加漂亮了,浅灰色的丝绸衣服紧绷着她苗条的身躯,两耳挂着的宝石闪闪放光。她使我想起了美丽的瓦西里萨,而且我深信这就是省长夫人。他们接待她时特别恭敬,见着她就像见着一堆火似的,弯腰鞠躬,不住地说着好听的奉承话。他们三个就像魔鬼似的,在店子里奔来跑去,他们的身影在橱窗玻璃里滑来滑去,好像周围的一切都燃烧了起来,正在熔化,眼看着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形态,另一种形式了。

在她迅速挑选了几双昂贵的鞋子离去之后,老板就咂了一下嘴巴,吹着口哨说:

“一条母狗! ……”

“总之一句话,是一个臭演戏的。”老店员带着轻蔑的神情说道。

接着他们就互相讲述着这个女人的情夫们的情况,谈到她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中饭后,老板总要躺在店子后面的小房间里睡觉,我就把他的金表打开,往机件里面滴几滴醋。我很愉快地看到,老板醒来以后,两手捧着手表,走到店子里,惊慌不安地喃喃说道:

“真奇怪? 手表突然冒汗啦! 手表冒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莫非要出什么不吉利的事么?”

尽管店里的工作繁忙,家里的活计很多,但我好像在沉重的寂寞之中昏昏沉沉了,而且越来越经常地想:到底要干点什么才能让他们将我赶出商店呢?

浑身是雪的人们从商店的门口一闪而过,好像他们是在给什么人出殡,送他们到墓地上去,但来迟了,所以急急忙忙在追赶棺材。马车在不停地晃动,艰难地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雪堆。商店后面教堂的钟楼里,每天都响起令人心烦的钟声。原来是

大斋^①期到了。一下下的钟响，像用枕头在敲打着脑袋，虽然不痛，但你却感到头发麻，耳发聋。

有一天，正当我在店门口边的院子里清理刚刚收到的一只货箱时，教堂里的撞钟人走到了我的身旁。他是个歪肩膀的小老头，一身软绵绵的，好像是用抹布做成的。他衣衫褴褛不堪，好像是被狗咬烂的。

“你，上帝的人，给我偷一双套鞋吧，啊？”他提出这一要求。

我没有吭气。他坐在空箱子上，打了一个哈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②，又说了起来：

“你偷不偷，啊？”

“不能偷！”我告诉他。

“可有人在偷呀！你要尊重老人嘛！”

他不像我身边的那些人，给人以好感。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去偷窃，会同意通过气窗给他一双套鞋的。

“那好吧。”我说。他并不感到高兴，但心平气和地说道：“你不会骗人吧？好，好，我看，你是不会骗人的……”

他默默不语地坐了几分钟，用靴底搓搓肮脏的湿雪，然后抽起了陶瓷烟斗。他突然吓唬我说：

“要是我骗你呢？要是我拿起你偷来的套鞋，走到你老板那里，告诉他是你要我付半个卢布卖给我的呢？啊？套鞋的价格本来超过两个卢布，可你却只要半个卢布！是拿去买糖果吃了吧，啊？”

我默默地望着他，好像他已经做了他答应过的事一样，可他仍然低声说着，发出很重的鼻音，同时望着自己的靴子，不断地吐出淡蓝色的烟雾。

“比方说，如果这事是你老板教我做的呢？他说：‘去，给我考验考验那小子，看他是不是小偷？’那会怎么样呢？”

“那我就不把套鞋给你。”我生气地说道。

① 指基督教斋日，共四十天，在复活节前。

② 这是俄国东正教徒的迷信，表示避邪。

“既然已经答应，现在不给已经不行了！”

他抓住我的一只手，把我拉到自己的怀里，用冰冷的手指敲我的前额，然后懒洋洋地继续说道：

“你怎么无缘无故地就说：给，拿去吧？！”

“你自己要的嘛！”

“我要的东西还少吗？我叫你去抢教堂，你也去抢吗？难道可以随便相信人吗？哎呀，你呀，小傻瓜！……”

于是他把我推开，站了起来。

“偷来的套鞋我不要，我不是老爷，用不着穿套鞋。我这只是说着玩的……为了奖励你的纯朴，圣诞节到的时候，我放你进钟楼，让你敲敲钟，看看城市的风光……”

“我熟悉这座城市。”

“从钟楼上，它更好看一些……”

他将靴子尖伸进雪堆里，缓慢地走到教堂的拐角后面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颓丧地、惊恐地想道：这小老头是真的开玩笑呢，还是老板派他来考验我的呢？我心里很是害怕。

萨沙跳到院子里，叫喊起来：

“你搞什么鬼名堂？”

我突然怒火满胸膛，拿起钳子对着他一挥。

我知道他和老店员都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靴子或者一双便鞋藏到炉子的烟囱里，然后在离开店子的时候，把它藏在大衣的袖子里。我不喜欢这种事，感到很害怕，我记得老板说过的威胁的话。

“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老店员偷的，”他严肃地向我解释，“我只是帮他的忙。他说帮帮忙吧！我得听他的话，要不然，他会同我过不去的。老板嘛，他自己以前也当过店员，一切都明白。你别作声！”

他说这话的时候，望着镜子，很不自然地叉开手指，整理领带，就像老店员所做的那样。他总是顽固地对我炫耀他的老大地位和权势，用男低音对着我吼叫。而每次命令我干什么时，他就把一只手向前伸去，做出一个把人推开的手势。我个子比